

俠劍客

下

張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



目 录

- 第四十一回 二侠士敌楼离险地 (383)
- 第四十二回 玉金刚旅店遇强梁 (392)
- 第四十三回 接财神代书恐吓信 (399)
- 第四十四回 会开无遮奇淫演怪剧 (407)
- 第四十五回 白秋塘乞援聘恶客 (414)
- 第四十六回 龙宝山官复淮安任 (424)
- 第四十七回 刘贵人请限捉侠士 (431)
- 第四十八回 季小顺典婢控乡邻 (438)
- 第四十九回 龙宝山私访逢拐匪 (444)
- 第五十回 龙宝山延聘雷义士 (453)
- 第五十一回 同性恋痴惹色情狂 (461)
- 第五十二回 义仆怀忠心偏遭嫉妒 (469)
- 第五十三回 千手观音中途行侠义 (476)
- 第五十四回 锦衣卫限拿二侠义 (484)

第五十五回	天外飞来奇情佳偶	(491)
第五十六回	祸从口出灾生笑语	(498)
第五十七回	雷家洼四侠集议	(506)
第五十八回	四金刚劫车德州城	(513)
第五十九回	奉恩旨义士逢特赦	(520)
第六十回	小张仪乘机背主	(528)
第六十一回	聚群英滦河创雄图	(536)
第六十二回	马青锋坑厕遇奇事	(543)
第六十三回	淫主妇西席饮白刃	(551)
第六十四回	钩魂使智赚活阎罗	(559)
第六十五回	马青锋庄外遇镖客	(568)
第六十六回	马青锋独闯瑯琊寨	(575)
第六十七回	公孙策峻崖离险地	(584)
第六十八回	娘子关众侠义行窃	(592)
第六十九回	报应不爽白秋塘归途被劫	(602)
第七十回	财神庙二侠访道友	(610)
第七十一回	龙宝山府衙惊刺客	(617)
第七十二回	闹妖魔龙公骇怪诞	(624)
第七十三回	闻警讯二侠义惊心	(631)
第七十四回	贡德厚惊逢马青锋	(639)

第七十五回	计全胜演说内幕事	(646)
第七十六回	刘云告状雷洪擒贼	(657)
第七十七回	公孙策二次劝师兄	(666)
第七十八回	活神仙深夜遣五鬼	(673)
第七十九回	执国法奸党斩首	(681)
第八十回	十八侠勇打英雄台	(693)

第四十一回 二侠士敌楼离险地

且说马青锋、公孙策哥俩正在敌楼上谈得十分投机，相见恨晚之际，忽听下面人声喧哗，不禁心中发毛，打断了话头，伸头到外面向下一看，只见许多禁军手持灯笼火把，说笑着巡查而来，二人大惊，耳语道：“这光景大约还要上楼来。”于是各人提了衣包，手握兵器准备厮杀。只听下面有人说笑道：“这鬼不生蛋的地方，谅来也不会有歹人躲在这里。”又听一个道：“这楼上绝不会有人，你们看这楼梯上尘土封满，并没有人的足迹。”又有一人道：“别闹了，咱们大家谁是称得起人家对子的，不过奉公差遣，糊弄公事罢了，管什么歹人好人，咱们还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模模糊糊的算啦。”说着笑着，那声音渐渐的远了。

二人说了声：“侥幸。”又放下包裹，坐了下来。马青锋道：“一会儿天色即将大亮，咱们该怎么办呢？”公孙策道：“咱们得先找个安全的住处，才可以商量别的。这地方

乃首善之区，非别处可比，看上去城里是没有住处的了，咱们不如出城去，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行商议。”马青锋道：

“今夜这一闹，少不得明天要特别戒严，京师军将如林，如果戒起严来，咱们出城容易进城可就难了。再则明天必有公文到各处捉拿咱俩，咱俩住在城外恐怕也未必妥善吧。”公孙策笑道：“老哥不要耽忧，这却不要紧。兄弟此时耽忧另一件事。”马青锋忙问：“此言怎讲？”公孙策道：“兄弟蒙师傅授一种易容术，面容可以随时更变，但得万分紧急和用于正当之处，才能使用。如今可正用得着了。咱们到城外去住下，可不是不怕他戒严么？兄弟此时所虑的乃是龙知府，不知他现在究竟如何，是否已经回原任？兄弟怕的是奸王秘密派人在路上对付了清官。”

马青锋初听他说会易容术，猛一高兴，后来听到怕奸党在路上对付龙宝山的话，不由又忧心忡忡，便说：“贤弟想得是，就怕奸党有此一着。”公孙策想了一想，突然想起褚二及山东道上的八大罗汉等一班人来，不由大喜，问道：

“马兄，有两兄弟召唤秋犖秋叶的，你不是和他俩认识么？”马青锋道：“认识。”公孙策道：“认识就好了，咱们先出城去，由我作法改了面容，找个旅店住下，然后再作别的打算。”马青锋道：“既已变了面容，何必再到城外去呢？”

公孙策道：“马兄怎么这一点也想不到？咱们这会儿如果在城内找住处，人家定要生疑，因为城尚未开，哪里来的外路旅客呢？别说投住处难，便是走路也要遭人疑心的。马兄请想，城内经咱们这一闹，料想在两三日内城门绝不会开的。况且即使开了，对过往行人也要格外认真严查。咱们身上都带着武器，总有些不便罢。”马青锋道：“毕竟贤弟思虑慎密，咱们且出城去。”说着便提衣包，公孙策道：“且慢，咱们还得改扮啦。像这样夜行衣穿着，怎好下去呢？”

于是二人解开衣包，换了买卖人打扮，将包裹扎好背在身上，跨好刀剑，将百宝囊收拾好了，也背在背上，然后跳下敌楼，由城头上拣一处有缺口、城脚下有房屋的地方跳了下去，跳在一家人家的房上，接着便是连蹿带蹦，如流星赶月向前纵去。出了街头，已见田野，二人跳下房去，走到田埂上坐下，公孙策念动真言，作起易容术，将马青锋和自己的面容变了。

坐了一会儿，天色大亮，二人起身走进街头，先到一家小吃店里吃了早饭，然后向前面行走，找了爿客栈住下。那客栈招牌是“平安”，里面所住的大都是些买卖人，二人住到这里，恰合身份。公孙策改名张伯符，马青锋改名张民权，诈称是小西贩京货的客人，信口报了个招牌，说是山西

大同府城内公和永京货店的采办，这是第二次到京办货。掌柜的招呼着陪送到二人住的房间里来，是一面双铺的上房。三人到了房里，公孙策便对马青锋道：“这地方很好，不为人注意，咱们住在这里可大胆放心。”马青锋道：“咱们住在此地，无非是暂时栖身，究竟还须作别的打算。”公孙策道：“可不是吗，兄弟刚才问老哥，认识不认识秋氏弟兄，便是这个用意。”马青锋忙问怎么，公孙策笑道：“老哥既认识他哥俩，咱们便有了帮手，可以分开身了。”马青锋听他口气，知道他是要自己去约秋氏弟兄来帮忙，便说：“贤弟这方法虽好，可是与愚兄的意思，却不甚相合。因劣兄的事，承蒙贤弟出力相助，卷入旋涡，劣兄已是不过意，但因贤弟是出于自动，劣兄只有感恩知己。至于秋氏弟兄，我和秋叶不过萍水之交，秋肇也只闻名，而未见其面。秋氏所为之事，在我辈看来自是作义任侠，在官家方面看来，可就是作奸犯法啦。秋氏兄弟虽与咱们气味相投，但是干这类事也须他们出于自愿才好，否则岂不是咱们去教他作犯法的事吗，那如何行得呢？”

公孙策听罢，忍不住笑道：“老哥虽说得不错，但他们在山东道上做公道大王，难道不犯法吗？兄弟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来帮着咱们大闹京城，杀人放火，不过请他们暗中

保护龙知府，免得在路上出岔枝儿，并非要他们出面。既是老哥这样说，咱们两个人，一方面要去保护龙公，一方面要去城内哨探，这可不是两头照应不及吗？”马青峰想了想道：“啊哟！别再说保护龙公啦，恐怕此时龙公已有了危险。”公孙策应声道：“老哥放心，我料定龙公此时尚不至有危险。因他昨日才走出京，以后他必然兼程而行。奸王昨日想着派人跟踪追截，但接着便有咱们的事，奸王的心思此时全都在咱俩身上，恐怕已将追截龙公的主意吓得忘了。抑或派人追杀，也未必就能追得上。如果要去保护，凭咱俩的脚力，或许还赶得上呢。”马青峰点了点头道：“老哥说的是，咱俩便追去保护一程如何？”公孙策道：“好，咱俩就去。”

于是各人跨了刀剑，反带上房门，推说去配货，出了店门，向城里的路上走了一段，由一条小胡同穿出，由背街绕回往山东的路上，展开脚步，紧紧追了上去。公孙策将穿山越岭的本领使出，如风驰电掣般向前走去，马青峰不胜惊讶，暗说此人脚下好快！莫非是生就的飞毛腿？于是将本人所学陆地飞行本领尽量使用出来，好似溜了缰地怒马，直赶前去，凭他跑得满头大汗，终不及公孙策快捷自然，虽能追着，始终未能赶到公孙的前面去。

他俩飞奔赶路，一转眼已走了不少路程，只觉得两傍树木房屋纷纷倒退，逢有溪涧阻路，两人都是一垫脚就跳了过去，如此紧紧追赶。赶到一处树林，却见树林内走出一行人来，约有五六骑马，三五个步随，有一人差官打扮，坐在马上，和另一个乘马的官儿讲话，那官儿不是别人，正是二人要追的龙公。二人大惊，急将身子一偏，向道傍站定，等这一行人走过面前，二人才席地而坐，定了定喘息，计议道：“这光景莫非王府派了差官连夜追赶，将龙公召回京师么？如果这样，定然凶多吉少，可怎么办呢？”

二人正在计议，恰巧有人由面前走过，二人请问了地名，才知地名叫做蒋家庄，离桑园不远，只差有三五十里路程。二人商议道：“如今龙公复又入京，不知究当如何，咱们该怎么办？怕只怕他一到京城，就被奸党杀害，京城既已戒严，咱俩纵有通天本领也难立刻将他由京城里救出来。如是不救，万难坐视，可怎么办好呢？”二人商量无计，于是起身远远的追上龙公等一行人，缓缓向京城路上追去。

却说当马青锋推出王府之后，善庆王略一沉思，立即发了发牌令箭，令差官带领从人，不分日夜务要将龙家山追回，重要有赏。差官奉了令，往班房中传了三五个武弁，拣选几匹快马，离王府出京城，直向山东道上追赶，一路问

人，果然有位官长带着从人由此南行，因此差官举鞭策马，领着从人拚命向前追去。只因龙公出京回任，恐有变化，特意一离王府即领着淮安府护送入京的几个差役一路出京南下，竟是日夜赶路，不曾停步，直到次日清晨才被王府官差追着。原因官差等人骑的是马，龙公一行人马步俱有，故此被追着。

差官追上龙公，大呼：“龙府尹慢行，咱家奉王爷之命，特来奉请回轍。”说着将王府火牌令箭取出，龙公见后面差官追到，大吃一惊，知道京中又有变故，纵要走也走不了，只得站住了马和差官相见。差官笑嘻嘻的道：“龙大人，咱奉了王爷之命特地赶来，请龙大人即刻回京。”龙公道：“下官奉命回任，怎么这会儿又急急追来做什么？”差官笑道：“龙大人，这可问道于盲了，咱奉命来请，王爷究有何事要与大人面谈，咱家也不能明白呀。”龙公心中一想，这会儿和差官辩理也是没用的，便说：“好，下官便同你去交令。”说着，便率领从人与差官的一行人合在一处，策马向京城而行，在路上直到天晚方才到京，径到王府。

这时王府门口正在纷纷扰扰，车水马龙，进进出出的官员甚多，仿佛开什么会议似的。差官领龙公进去，先到传达处坐下，然后差官入内禀报，恰好王爷与各官员会议，见说

龙宝山追到，不由大喜，说：“且将他软禁在班房，等候明日再核，不可疏虞。”那差官领了示，即将龙公领出传达处，直到班房里自己住的房中，请龙公住下，说王爷令明日再见，今晚且屈居一夜。龙公知道不是好兆头，无奈身入牢笼，纵有冲天之翼也飞不出去，只得安心住下，寻思别的打算。

且慢说龙公软禁在班房，却先讲王府之事，善庆王自从白秋塘出府之后，自己便在小书室内拟好了手折，等到天明府中各处的火势已熄，满城文武都赶来慰问请安，李朝宗、马文叔等一班人也派了代表来问讯，善庆王上朝时便在御前呈上本章，天子接表细看，正要开口，文班中首相李朝宗也执笏当胸，呈递本章，天子接了，将两下表章一比，双方各执一词，龙心疑惑，遂说：“二卿且退，容后仔细调查。刘李二人同时叩谢圣恩，天子袖了二人本章。卷帘退朝。奸王见天子未曾当面将自己的表章核准，心中怀着鬼胎回到王府，即传令召聚本党众文武商量计策，加上昨夜各幕宾策士回去思索了一夜，今日都遵命想了些计策，写成节略当着王驾面递。因这两种原因，故此这天进出之人甚多，府前车马格外的热闹。善庆王开会结果，计策虽有好几条，可是应了个人言庞杂的通病，奸王竟委决不下，专等白秋塘来，决定

采用何种计策。偏偏这天等他等得心焦，白秋塘竟姗姗来迟，直到晚上，白秋塘才到王府应卯似的叩请王爷晚安，并请领聘礼、聘书等物，打点明早上路，往滦河去找孟家四金剛。

究竟白秋塘为何到晚上才来，请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玉金刚旅店遇强梁

话说白秋塘到了这天晚上，才来见善庆王，王爷带怒问他：“因何来得这么晚？教孤家好等。”白秋塘躬身道：“门下昨夜回去，才出得王府上轿，腹中即如雷般响起来，赶着命轿夫快走，无奈任凭怎样快，门下的肚子不争气，竟不及门下到家，便泻将下来，门下弄得一屁股带两裤管的米粪，到家门口下得轿来，匆匆回房，急急换洗，弄到半夜才清洁。上床睡一觉，醒来已是红日高升，急忙爬起来梳洗早点，命备轿到府，不料不争气的肚子又一阵阵咕噜作响，痛得门下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好不难受，因此又不能来。可巧这时候有门下的一位朋友，名叫柳文和，精通医道，由外省到京，顺便来探视门下，门下因此请他诊治。他见门下这腹泻泻得厉害，一号脉便说门下这病是时气夹着平常所伏的暑邪，因此成了下行之症。于是给门下开了药方，购药煎服。说也奇怪，服下药后不但不见好，反而大泻特泻起来。门下

心中慌急，急请那朋友来，问他是何缘故，他笑说：‘别慌，老兄有伏邪在内，如不将它宣泄，强行遏止，将来变成别的病症，岂不危险？经这一泻，邪气既除，便可用扶助正气之药。’说罢，给门下诊了诊脉，又拟了张单方，果然这帖药服下去，睡了一觉，腹中已止疼不泻。但因这么一耽搁，门下闹到这会儿才能来。请王爷原谅。”

奸王听他说拉屎拉了一裤子，忍不住要笑，怒意尽消。说：“白先生，原来是贵恙发作，孤家竟忙得忘了，是孤家错怪了，先生请坐，孤家正有事要与先生商量呢。”白秋塘谢了坐，请示王爷有何谕旨？善庆王将各官员策士的计策条陈说给白秋塘听了，然后说：“先生，如今孤家竟委决不下，先生可能为孤家想想采用哪种方针吗？”

白秋塘听罢那些计策，无非是上表弹劾李朝宗，说他勾结马青锋、公孙策，大闹王府，存心叛逆。或是延聘勇士，行刺李朝宗。或是密派校尉差官，到淮安追杀龙宝山。都是些平常的计策，其中只有一个策士，名叫卜安分，字知命的，所献策略有些大计，略说：“居此时代，与其鸡零狗碎，头痛医头，不如暂且按住不发，密聘勇士，收罗豪杰，联合宁王朱宸濠，举行政变，当未发之前，先密令小王子和硕等人，举兵边塞，请命于朝，将凡非心腹兵将以征边为

名，调往边境，朝中既已无人为梗，急行政变。废当今幼王，而立宁王，然也不过以宁王为傀儡。如此行动，宫内有刘瑾、郭镛及贵妃，宗室有宁王，外省有各同党，域外有和硕小王子，鞑靼朝中有众文武，一旦举事，易如反掌。如果此时专以排斥李朝宗一党为计，适成为打草惊蛇。”

白秋塘听罢王爷所说各人计策，想了一会便说：“王爷今日早期可曾递过弹劾李朝宗的折子么？”奸王点头道：“孤家正为此事耽心。”又将李朝宗也递本章的话说了一遍，白秋塘听了道：“王爷，门下来看，卜安分所献的计策虽是危险，却很可行，但是已上了本章，皇帝的意思却不曾明白。为今之计，只有密令众文武交章弹劾李朝宗，将他排斥，一面面恳天子，限令龙宝山将马青锋、公孙策两人交出。天子如不依从定然还有后文。到时候要看危险的程度如何，如是危险已极，不妨传令禁军急行政变。”

善庆王不待说完便说：“不妥。满朝文武虽然本党的人多，究竟忠心朱氏的还不少，如何可以使得？”白秋塘道：“千岁，如今势成骑虎，不得不这样。既然千岁不赞成这办法，门下还有条计策。”善庆王忙问：“何计？”白秋塘道：“这计策与卜安分所说的大同小异，也就是门下昨夜所述的办法，比较进一步罢了。现在先由门下去将四大金刚请

了来，先对付了马青锋一班人，一方面用势力压迫李朝宗等人。告老乞休，离去朝堂。暗中再派人到外旁去勾结小王子等作乱，诸方并进，乃是缓进之策。更有一层，只要四金刚一到，不妨限令龙宝山交人，马青锋等人定然挺身而出，即由孟氏弟兄出其不意，将他们杀死，岂不是好吗？”

善庆王听罢沉吟了一会，便说：“孤家恐等不到先生由滦河回来，朝廷已有变故，那不成了画饼充饥吗？”白秋塘道：“千岁，难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两句古语也不明白吗？纵然在这短期内皇上将王爷的政权削去，但是朝臣百官，多半是千岁的人，况且内有贵妃，难道还恐有意外危险？既无意外危险，门下却又有一说了。”善庆王道：“先生又有何说？”白秋塘笑道：“如果皇上将千岁的政权削去，只要门下将四金刚请了来，对付龙宝山，或是李朝宗等一流人物，便不妨唆使甘肃等处的部落反叛，然后令白官借此为名，请复千岁官职政权，以镇边陲。那时兵权到手，便可为所欲为，千岁此刻何必恐有变故为忧呢？”

奸王听罢这番话，不由快慰道：“先生此言颇中樞要，余人碌碌，均不足道也。聘礼孤已备好，聘书也已写就，先生明晨由此处动身，还是由家里动身呢？”白秋塘道：“为谋事秘密起见，门下明日绝早起行，自然由寒舍动身。所有